

東方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王世宗 著

 三民書局

東方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王世宗 著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

王世宗編著.——初版一刷.——臺北市：三民，

2014

面； 公分

ISBN 978-957-14-5897-7 (平裝)

1. 文明 2. 中國

541.262

103004771

◎東方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編著者	王世宗
責任編輯	邱建智
美術設計	郭雅萍
發行人	劉振強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4年4月
編號	S 6500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897-7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獻 給

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



自序

「東方」是「西方」的發明，但了解「東方」不能以「西方」為本，而須從「世界」入手，如此，東方的意義不能由西方定義，卻應是東方的自覺，因為西方是優勢所在，而東方則是發現問題的地方，畢竟西方不是完美的世界而人間是不完美的境域，知己知彼以至盡知是弱者的潛能。中國是東方的代表，這不是中國的本意或宿願，原來所謂中國乃是天下的重鎮、文化的上國，其淪為東方是中國所恨，足見中國堪為東方的代表。「代表」不僅反映其所代表者的一般情狀，而且展現其（可能的）極致成就，以此而言中國確是東方之主，雖然中國之志絕不在此。

中國是文明聖地，然非完美之域，因為中國自命與夷狄不類，而夷狄在中國眼中是絕不可教的蠻人，亦即夷狄為下流之地，依理完美的世界不可能與不完美的事物接觸（有所關連），可見中國的優越感不論如何強盛，其原罪感實未曾減少，事實上中國文化的悲觀性正是出自強烈的缺陷感。如此，中國被認作東方其實是人類的不幸而非西方的勝利，因為中國的定義本是「文明的領域」，當中國被西方視為夷狄時，西方的處境以及世間的情況也同時被證明為不完美。若「中國」是理想境地而非政治領域，則「中國人」不可能為土生土長，也不能以認祖歸宗出現，誠如君子不是身份而是人格，可以主張而無須伸張，世人以籍隸中國為傲者是沐猴而冠，而敵視此輩者必然狐假虎威，二者皆為無地自容的愛國專家。上達者為君子，下達者為小人，中國自詡為君子國，世之君子均應加以認同，此所謂成人之美。雖然，現實的中國與理想的中國相去甚遠，中國的國際地位絕不如其文明境界，因為中國的文明目標不在於霸權而在於大同，所以中國永遠是令人失

望的上乘國度，而這並不能歸咎於中國。

東方的意義所呈現者是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由此西方文明的得失俱可顯現，而人類文明的成敗皆可發現，易言之，此書以東方對照西方，以世界評論中國，其義是欲了解中國須了解西方，欲了解西方須了解東方，欲了解東方必了解中國，而欲了解中國必了解世界，此即欲知任何一事須知一切之事，欲知一切之事須知個別之事，或說「知一」與「知周」無異且為同時進行。

中國文明在形式上與西方文明對立，其實則與之一致，蓋文明為普世不二的進化取向，中國不可能發展文明而與異域文明背道而馳，此即中國文明具有世界性的精神。中國文明篤信真理，然於上帝體認不足而信仰不深，所以中國思想的最高層次主要為天道觀，天人合一是其根本理念與終極目標，萬物各得其所是其理想的宇宙秩序。由於超越性觀念缺乏，中國文明的現實性強烈，關於人性、行道、道德諸問題討論最豐，而對知識與美感則少有本質性或原理性的思考，平和的精神為其文化風格，悲觀的態度則是流行的處世心緒，在上帝探索消沈無力而宗教信仰世俗化之下，中國文化的勢利性與殘酷性更流露不已。中國文明的精神主旨是人文主義，上進淑世是其責任感，但目的終竟不明，止於至善的要求使天人交戰的艱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同時呈現人性的高貴與醜陋，悲情乃成中國文明的顯著格調，於是心態逃避退縮的假道學異說盛行不墜，益增正道追求者的困頓與領悟。總之，中國文明的最高境界與希臘古典精神相仿，其間差異則顯示中國為東方代表的特徵，這表示中國在近代的落後是其發覺世界文明真諦的必要經歷，因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本質無殊，其困境必反映人類求道的癥結與答案。

人在世上皆有故鄉，但宇宙過客豈有鄉愁，遊子所尋乃是見識，心靈所許實為天真，東方西方只是旅途，古代現代不過記憶，若有覺悟必經疑惑，如知所止乃因追求；希望與心願不同，因為永恆不是長

久所致，而求道的目的不是做人，終極真相若在，勇往直前誠為義無反顧，足跡正是心跡，反省當然必需，懷念卻非必要，該怎麼做就那麼做，人生至此便可罷了。嚴肅的書出於認真的人，認真者必定用功，而嚴肅者未必勤奮，所以嚴肅不如認真，而認真則為熱情的努力。東方的意義顯示普世的價值，然真理的重要何須宣傳，此書問世是對天交代，人們的漠視與此無違，虔誠的讀者應當自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王序' (Wang Shu),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4年3月 台北花園新城挹塵樓

東方的意義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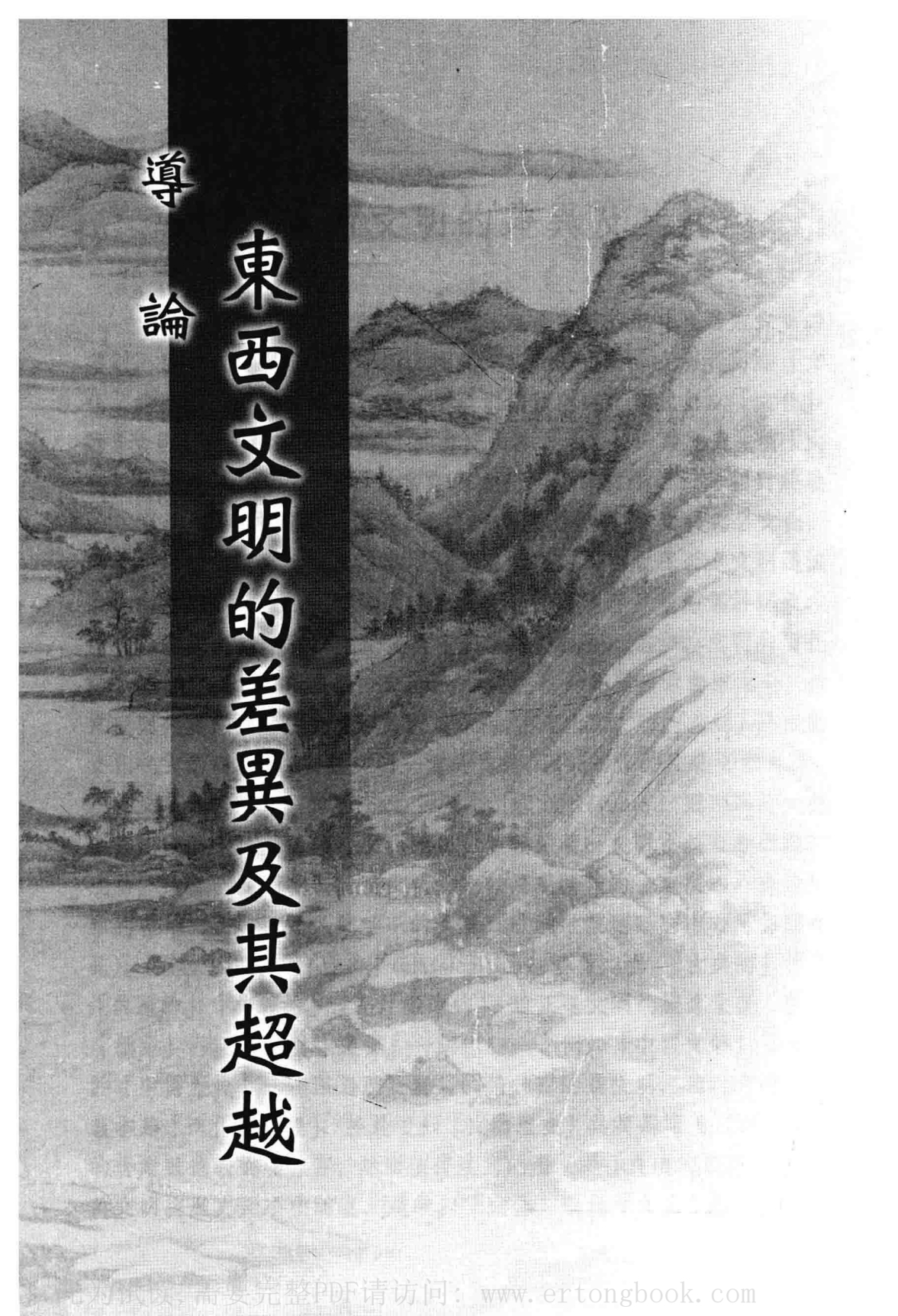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自序

導論	東西文明的差異及其超越	1
第一章	上帝信仰	41
	一、上帝信仰的探索	43
	二、神意的解釋	68
	三、「天」與「命」：上帝信仰的變相	85
	四、錯誤的信仰：無神觀	97
第二章	真理觀	109
	一、真理的存在	111
	二、真理的性質	118
	三、中庸之道與自然法則	139
第三章	宇宙觀	147
	一、宇宙的本質與運作之道	149
	二、宇宙秩序	165
	三、宇宙真相與人生實情	172

第四章	人性觀	185
一、人在宇宙中的定位與處境		187
二、人性的本質		208
三、人格與人事		221
第五章	求道問題	243
一、求道的要義		245
二、天人交戰與天人合一		256
三、求道的心術		267
第六章	行道問題	279
一、天道與人道		282
二、傳道與淑世		295
三、處世的態度		312
第七章	知識觀	321
一、知識的性質與價值		324
二、求知之方		335
三、實用精神與經驗主義		344
第八章	道德觀	353
一、道德的根源與性質		356
二、道德抉擇與善惡報應		368
三、道德綱目及其實踐		382
第九章	美感問題	397
一、美感與真理		400
二、美感與道德		406

三、美的標準及價值	410
第十章 假道學的退縮心態	415
一、中庸之道	418
二、虛無與自然	427
三、自我否定	439
第十一章 人文主義	449
一、人本精神與人類主義	451
二、天人一致之義	457
三、人道與天命	466
第十二章 歷史與文明	475
引用書目	489
索 引	495



導
論

東西文明的差異及其超越

導論 東西文明的差異及其超越

「文明」與「文化」的差別有如「生命態度」與「生活方式」的差別，這是素質與形式的不同，而此一認知乃出於「文明」而非「文化」的觀點，因為「文化」的立場反對價值判斷。事實上以「文化」為「文明」之對，這是「文化」的自絕而非自立，蓋人類歷史先有「文化」然後有「文明」，文明為高級的文化，故「文化」一向相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等低級的事務，而非相對於「文明」。文明包含文化，而文化塑造文明，文化脫離文明便是自甘墮落，以文化否定文明是沈淪時的自慰。文化是一個狀態，而文明是一種境界，狀態屬於現象，而境界追求真相，所以文化僅有發展，而文明要求進步。文明的變化啟示恆常之道 (civilize→civilization)，文化的變化則表示無常之心，無常理則無變態，主張無常等於默認永恆，「文化與文明的差別」是出於文化一方的要求，卻需要文明一方的支持，因此可憐的文化必然自大。

文化既擁護「事實」(fact)而反對「價值」(value)，則不同的文化實無比較的價值，所謂「文化差異」並無意義；文明止於至善而難以成功，故文明高下有別，而文明的比較展現開化的一定歷程，殊途同歸的各地文明其實是人類唯一的文明（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思想即在此）。歷史分期乃以「古典」(classical)為基準而建立，「古典的」便是「典範的」，「典範的」便是「標準的」，這正是文明的概念呈現，故而「歷史」一詞常可以「文明」一詞代替——例如「中國文明」一說等於「中國歷史」——因為歷史發展的精神目的是文明，何況文明的詞義本是「進化的歷程」，於是可知「文明歷史」其實是同義複詞。歷史的含意雖遠較文明豐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歷史是「文明的表現」，故以為文明與歷史大不相同者，是欲以「文化」取代「文明」的人。

在人文問題上，「量變造成質變」不是不可能，但絕非必然，因此事不是自然發生，而必有人心或神意蘊含於其中。如此，經驗的增加不必然導致知識的突破，文化的累積不必然造就文明的提升，文明的進展是「以文化為不足」的志向所致，所以文化的累積若果造成文明的提升，這是「意外中的期望」，不是「期望中的意外」。

文化因不如文明而排斥文明，又為掩飾自卑而表示包容文明，其實文化包容文明之道是將文明視為文化的一種型態，此即貶抑文明而將之消滅，這是不自量力的無效之舉，因為下層文化不可能同化上層文化，而一概稱之為文化便是無助的惡意，畢竟文化的主張不是籠統調和。換言之，文明一說無法忽略，因它絕非多餘，「文化」意欲漠視「文明」，卻又不免顯露敵意，這證明文明的真實性。今人常說「古文明」，卻不喜說「現代文明」，這是文化論者自相矛盾的表現，蓋現代有文明與文化之爭，而古代並無文明與文化之別，此因古人以文明觀點定義文化，而今人以批判性學術（文化理論）駁斥批判性思想（文明觀念），前者使文化一義更為精確且與文明共存，而後者使文明一義隱沒卻不能去除，故文化論者言多必失。簡言之，「文化相對於文明」的觀念是文明的產物，而非文化自身的成就，文明進化而無法達到至善所導致的流弊即是文化對文明的背叛，此一背叛不可能成功是因它將造成自毀。

「文化」的觀點是社會科學的知識態度，「文明」的觀點是人文學的求知精神，歷史學為人文學，所以歷史學的取向是文明而非文化，這是說歷史就是文明史。有歷史即有歷史學，歷史學的出現遠早於社會科學，這是歷史學絕非社會科學的最簡潔證據，「社會科學史」的存在也可為此佐證。「文化」既不論高下，則不僅「文化的比較」沒有價值，而且「文化的歷史」也不重要；「文明」講求高貴，故「文明的比較」呈現終極價值，而「文明的歷史」顯示進化意義。歷史包含過去的一切，然歷史學具有高度的選擇性，這表示在價值判斷之下，大部

分的事物不具高度的價值，雖然低度的價值仍有注意的必要。社會科學採取大眾的立場，人文學主張菁英的見地，大眾雖雜但差異微小（天下烏鴉一般黑），菁英雖少但所見不同（英雄所見略同而已），文明的差異是人文見識高低有別所致，此非科學理論可以解釋。

文化是文明的基礎（而已），所以文明的出現在獨立發展一途之外，可能由於外來文化的傳入，然而這表示文明畢竟是獨立發展而成。獨立發展說可以涵蓋傳播論，因為「傳播」一說意謂「其來有自」，傳播論終究未能說明文明的起源。「文化」論者支持傳播說，「文明」論者主張獨立發展說，蓋文化之說是物質主義 (materialism)，而文明之說是理想主義 (idealism)，二者差異在於重視精神的程度，亦即真理信仰之有無。物質傳播遠較思想改造為易，如冶鐵技術極可能流傳，宗教信仰卻難以效法，故東西文明的差異若存在，則東西文明必是各自產生，而非文化傳播的結果。文明的目標是真理真相（文明的目的則為不可知的神意問題），所以本質上文明為唯一，但形式上文明為多元，世上文明皆是獨立發展而成，然其性質乃為一致。「文明」論者視差異為過程，而「文化」論者視差異為目的，故文明要求「同化」(assimilation)，而文化只會「異化」(acculturation)，文明教化是要將「文化的震撼」(culture shock) 轉化為心靈的贊歎。東西文明必然交會不是因為世間的狹小，而是因為文明性質的一致，文明性質的一致與文明形式的不一使文明出現強弱高下，由此文明必定接觸互動，終於使文明的單一性顯露，而各個文明的世界性定位從此確立，可知「東方西化」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東西觀念的發展不是基於科學，而是出於人文思想，換言之「東方與西方」的認知是「文明觀」而非「文化觀」，雖然東方與西方的界定是根據文化（而非地理）。東方不是為西方而存在，正如西方不是為東方而存在，此因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皆是為真理而產生，故史上東

方人不知有西方、而西方人不知有東方，乃是長期的常態，而這並不妨礙二者的進化。事實上，東方文明往東拓展（中國文明興起於華北中部而向華東與華南發展）、而西方文明往西拓展（希臘文明興起於東南歐而往西北歐發展），此情使東西交流的出現必在東西文明相當成熟之後，於是相互的觀摩與比較才富有意義。

東方是日出之地，它象徵開始，西方是日落之地，它象徵歸宿；人生感受嚮往歸宿，所以西方可能為極樂世界，而東方總不是目的地，雖然它給人神秘感與希望。簡言之，在想像的世界中，凡人對西方的好感多於東方。文化意義上的東西觀念是西方人的發明或主張，此見乃出現於西方人發現自我之時，此即希臘時代。自負不必為自大，因它涉及能者多勞的承擔使命，這具有替天行道的意義；所以希臘不是先自以西方自居，然後認定波斯為東方，而是驚覺東方人之無理，故力主西方（式）的精神，於是東西對抗便開啟文明競逐的進程。亞歷山大帝國的短暫顯示東方西化之不永，羅馬帝國的西拓決定西方必須西行，東羅馬的長存使希臘徘徊於東西之際，而終於淪為東方。查士丁尼西征的徒勞注定東西的分化，而回教帝國的建立進一步阻隔東西世界，因其文化為不東不西或既東且西。

中古基督教世界是現代西方的源頭，其發展的限制暗示普世性不即是影響力，而影響力有限不意味普世性不足。十字軍東征並非西方的壯大，也非西化的推展，而是西方自立的宣示，它以反對回教伸張「獨特的真理」（如神學實為基督教所專有而非一神教的共同論證），強調「相似則為不類」，富於自尊心。十五世紀之後，西方現代化使西方成為正方而東方成為反方，故現代化與西化之辨其實是東方的問題而非西方的困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皆為天下事而非國史，不循序經歷則不進化，東歐為近東而近東不為西方，即因此故。十九世紀時，東西世界首度直接接觸，因它是西方東拓的結果，故此時西盛東衰之情已不言而喻；然即在東西差

異發展至極時，東西之別的重要性隨即消退，蓋西方文明的素質雖高於東方，但此事所啟示者為終極真理而非西方價值，故西勝東敗的局勢一出，人類文明的結論成為歷史研究主旨，東西各自的地位不再是知識重點。

西方現代化使東方反西化更甚，這一方面表示現代化即是西化（對東方人而言顯然無異），另一方面表示東西同化終無可能，所以帝國主義是西化必然的手段和歷程，歐洲列強所謂的「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其實意指瓜分之事，這是「同化不成索性征服」的想法。宗教與語文是東西融合的二大障礙，然物質文明的危機（尤其是生態破壞與核武戰爭）終究為東西統合的驅策因素，加以大眾文化使東西差異為人所忘，國際政治令世界一家假象屹立，商業科技以「全球」取代「宇宙」，凡此皆造成無東無西、無古無今的「大同」觀，這是「厭惡同化而一心簡化」的流行文化表現。

事實雖未必符合真理，然必有啟示真理的作用。東方性與西方性的對比雖不是文明真相，然必有歷史意義，而差異所暗示者乃是通義（無標準則無異常），故東西文明的比較必展現通貫東西的文明義理。

因東西觀念是西方本位思想所致，故西方具有單一性而東方具有複雜性，乃是必然的現象。此事簡單說即是西方小而東方大，在地理範疇上西方原來僅含有西歐，而東方則是西方以外的世界（東歐以至東亞），因其廣大遼闊，故有「近東」、「中東」、與「遠東」之分，而近東與中東區域不大且重疊甚多的現象，更證明西方人對東方所知極為有限、卻勇於唯我獨尊以觀天下。這個態度雖有無知之處，但無知是人類的原罪，不是西方的弱點，故從自我出發去認識世界本為不得不然，反對西方本位的立場必為東方本位，其理亦然。以歷史觀點而論，東方是西方的發明，然則稱「歐洲人發現美洲」並無不可，蓋缺乏自覺或精神追求即不可能有所發現，東方人身處東方與美洲人身處